



解昆樺

出生：民國六十六年生

學歷：中正大學中文所

現職：中正大學

曾發表之作品：玫瑰與刀系列詩作

獲獎紀錄：竹塹文學獎等

新 詩 第二名 島嶼·噤聲

創作理念

台灣曾經這樣沈默過，彷彿在靜室裡生長聲音。這首詩談及兩種身份的沈默，有人被迫安靜，有人在根本上失卻了自己的聲音，或者這一切都是歷史的謬誤，也或許是要讓詩歌更莊嚴。

島嶼 · 噤聲

◎籠統的亞熱帶地址

—給被迫瘖啞的一代

那年代充滿火與血的質地
我們泛紅的心，都被發燙的鑛鐵
烙上童年鄉村的記憶
像極了一只貼上風景郵票的信封
被一群找尋棲息地的離鳥銜走
穿過漫天 槍林彈雨的傳單與標語
在各種主義的章節段落間
起飛 又 迫 降
有人偷偷在我們的身分證填上
一則籠統的亞熱帶地址，在蕉風
椰林裡 插上一面模糊指引的旗

我們跨過一個海洋用厚重的軍靴作韻腳
像不夠輕盈的蒲公英 被政治潮汐
一路沖積到島嶼的沙灘
感謝福爾摩沙，水上之島 夢中的幼鯨
重賜我 海風 天光
以及讓人戀愛的緯度
放假時我們吹口哨從港口出發
換上熱情黝黑的皮膚，探勘

島嶼稻穗黃以及檳榔綠的腹地
尋找地址中刻意略去的巷弄與門牌
血脈裡的黃河
接續上了一條濁水溪

然而收假時每個人都收到
白色恐怖寄來的濾嘴，或者被
黑色的槍枝對準嘴巴
在呼喊健康明朗的口號後必須痞啞
我們知道黑名單如何搭著火車南往北返
像滿天的烏鴉到處任意點名目擊者
我們如蚌殼般緊憋住雙唇內 那隻
想沖天的白鷺鷥，在幽謐的心房
把憂鬱釀造成珍珠
我們是疆界的戰士，話語監獄的囚犯
許多人的筆桿被迫立正，用力地排泄口號
我們的足跡是自由輕盈的詩
唯恐在佈滿地雷的文學灘頭流沙上陷落
有時輿論的槍聲達達，就匍匐躲進防空洞裡
摸索另一份隱喻

那個年代就像是一條長長的沒有聲音的喉嚨
我們大聲報數 與一群人筆直地走入那靜默甬道
在不被注意的轉角 靈魂與肉體分身
與詩一起勇敢脫隊 所有烏鴉都無法判讀

我們稿紙上飄逸的晦澀足跡
光的重量是熱，也只有
能承受烈日的手掌才知道如何能握筆
將發燙的憂鬱逆反成所有真誠的光
在那個質地
充滿火與血的年代

◎再享受一次青春期

—給失卻語言的一代

這島嶼是會唱各國民歌的音樂盒
一群人輸入一疊樂譜，然後
又倉皇離去。我們的母語在和聲教室加工
舊的音樂老師突然退休
新的音樂老師尷尬上台
他們教我們用陌生的母音
練習新的子音
我們被迫重新從文字的防線上撤退
排隊尋找另一個聲音的身世
重新長大以後，我們重新叛逆地
再享受了一次青春期

偶爾穿戴自己量身訂作的筆名
在陰濕的地下道站在木箱上
對徘徊在國界上的遊民
用不合法的母語大聲演講由高而低

散播理想主義的地形雨
洗淨他們被黑名單震攝的疲乏心絃
或是在子時戲謔地假扮夜遊神祇
趕在宵禁前躲在特務經常站立的牆角
用立可白偷偷用注音符號拼寫詩
上半段練習東拉西扯的比喻
然後跨過大大的「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標語
在下半段拼命用力地諷刺
被海洋包圍的國王
所有姓氏的籍貫像絲般綁住每個省分
我們合力放著一架秋海棠形狀的風箏

我們在泥土深根卻在語言的邊境裡游離
在濁水溪清洗自己的詩
用新的發聲
重新再講一次二二八的故事
關於愛如何被恨實踐，一首望春風如何
喪失自己真實的溫度
我們在虛有其表的世界讓身體存活，把意志
關在上鎖的書房 點燃思想
寫一首勇敢的詩
不知從何處飛入的螢火蟲
在上鎖的書房幽然死亡，我們猜測
是不是又一個承載真實歷史的星座
遭受狙擊而頹然傾斜

好像放在透明無聲的瓶裡
仍用力地向上生長的種子
有一天像一株向日葵
自己找到自己的光